

民族精神的悲壮赞歌

——电影《满江红》观后感

清 宸

“满江红”是个词牌名，就好比提到“沁园春”，会想到《沁园春·雪》，提到“念奴娇”，会想到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一样，提到“满江红”，脑海中立即浮现的是岳飞那首有着“一词压两宋”美誉的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。全作激昂慷慨，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怀！在今年春节档的众多影片中，我首选了该词牌的同名电影。

我钦佩张艺谋导演在73岁之龄仍具有如此旺盛的电影创作欲望和自我突破精神。众所周知，“老谋子”擅长的并非商业片，他倾向于文艺片，但因爱搞“人海战术”，给部分观众留下了“重形式，轻内容”的印象。但此次的《满江红》口碑极佳，它与吴京、刘德华主演的《流浪地球2》、梁朝伟、王一博合作的《无名》同台竞技，于票房成绩上力拔头筹。

《满江红》优劣与否，大可见仁见智，但笔者个人蛮欣赏的。它剧本扎实，节奏紧凑，情绪饱满，反转不断。该片风格杂糅，是一部爱国题材的古装悬疑喜剧。鉴于这类电影相对罕见，有着超常的信息密度，所以镜头叙事必须清晰，演员表演必须精准，喜剧边界不能模糊。张艺谋在《满江红》中安排了强大的演员阵容。像沈腾，演一个带点无赖气质的兵油子。但在片中，前半部分他有多让人忍俊不禁，后半部分就有多让人动容感慨；易烊千玺饰演的少年统领也不错，阴郁冷厉，杀伐果决；张译则扮演了笑里藏刀，残忍奸诈，总是手握一柄诡刃的何总账。但给我带来最大惊喜的还是雷佳音。秦桧是中国古代奸臣榜的榜首，后人曾嘲讽“人从宋后少名桧，我到坟前愧姓秦”。也就是自秦桧后，国人给孩子取名，绝不碰那个“桧”字了。而就是这个一脸憨厚相的雷佳音，演起秦桧来，抬眸回首，阴鸷可怖。真假两个秦桧，分寸拿捏得当，皆被演得栩栩如生！

《满江红》的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，岳飞被冤杀于风波亭已过去五年。此时，一位金国使者在宰相府被刺身亡。同时，能证明秦桧卖国通敌的那封信件又不翼而飞。小兵张大因见过装着密信的皮囊，被他的“三舅”——相府亲兵统领孙均捆

到了秦桧面前，勒令在一个时辰内，查出真相，找回信件，否则杀无赦。而影片时长也正好是一个时辰（两小时），观众自然就随导演带入剧情，跟着张大、孙均一起“查案”了。在此过程中，每一个参与其间的人，包括相府总管何立、副总管武义淳等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和撒手锏，谁忠谁奸，扑朔迷离。

悬疑片难拍，故事逻辑要严密，情节逆转需合理，前面得有

要不我再背一遍”——雷佳音的喜剧天赋也是不容小觑。而这个谜题团，到“真假秦桧”同时出现，才彻底解开，编剧确实令故事逻辑自洽了。

《满江红》设了个复杂的局，局中有更为复杂的人性，及人性诱导下的立场转变。但影片真正的价值，是通过一群小人物的舍生取义，告诉我们，岳飞为何流芳千古，秦桧为何遗臭万年！全军复诵《满江红》那场戏，堪称震撼！我相信彼时，观众内心一定涌动着炽热的爱国情怀。在片中，《满江红》已不仅是一首古词那么简单，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魂魄，是历史上所有爱国人物、忠义情怀对现代人心灵的一次强烈撞击。当然，也有人抬杠：该词作者不是岳飞，学界至今存疑。我觉得既然这部电影不是历史纪录片，那么它便可以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。电影所要表达的是：“世间从此有了《满江红》”，这首词作表达了真诚慷慨、气吞山河的民族气节！对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，我们钦敬；对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我们热爱；对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”，我们自省。这些东西，能唤起每一个中国人骨血中的崇高情感。

也有人问：为什么张大他们会获得岳飞的绝笔比了结秦桧的性命更重要？这关系到张艺谋内心的那份价值序列。张大他们要的是什么？是要让所有后人将岳飞忠义无双的精神铭刻于心，代代传承。这样，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永不屈服，复兴崛起。人们总说，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。其实不可一概而论。譬如岳飞失败了，秦桧胜利了，但《满江红》用文学形式记录了“胜利者”无法篡改、抹杀的历史真实。一旦《满江红》丹书照汗青，那么任何侵略者，任何强权派，任何卖国贼，都会畏惧，胆怯！

悲哉！满江红！壮哉！满江红！

必要铺垫，后面才能自圆其说，否则漏洞一出，故事就会立足不稳。观众一度以为：小兵张大、歌女瑶琴、打更兵丁三旺、马夫刘喜一千小人物筹谋设计，前赴后继，为的是刺杀秦桧。然而“局中有局”。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既不是掌握秦桧的通敌铁证，也并非干掉这个巨奸，而是要逼他背出岳元帅罹难前的那份遗言，即《满江红》一词。其实影片发展到后面，观众的思考难免滞后，情感已被剧情带着走了：孙均人设两次反转，他到底是正是邪？是正，为何手刃了张大？是邪？又分明不甘背负“走狗”之名。终于，他用刀抵着秦桧的后腰，挟其在众人面前背诵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并要求每背一句，就令全军复诵。这时，我挺诧异的：别人诵得热血沸腾，很正常，你秦桧一大奸臣，干嘛如此声情并茂。背完后，还贱兮兮地问孙均：“我背一遍他们能记住吗？



大年初一 悬念入局

《满江红》电影海报



春节看了三部电影，初一看《流浪地球2》，初二看《满江红》，初四看《无名》。略感遗憾的是因错过了原本计划在初三看的《中国乒乓绝地反击》。友人约我聊一聊《无名》，我说其实在看过的三部电影中，我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恰恰是《无名》。有趣的是，我最期待的，反倒是那部没能在春节档看到的《中国乒乓绝地反击》。但愿如制作团队所说，将另择档期上映，能让该片在票房上真正实现绝地反击。就当下的中国电影产业而言，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，实在不容易。

我之所以对《无名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是基于另外两部片子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：看《流浪地球2》，主要还是要看到中国电影在硬科幻领域的逐步成熟，至少在特效制作层面已经具备了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实力。这一现象，可能现在看并不觉得怎么样，但回望二十年，乃至从1994年我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来重新审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。而《满江红》这部电影，我赞同张艺谋导演本人所说，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。我觉得张导是用戏剧的手法拍了一部电影，而我们则仿佛坐在电影院里看了一部话剧。这种做法，至少在我印象中，在中国影史上并不多见，观众喜欢与否，见仁见智，但从一部商业片的角度，至少票房已经认可了，这也是商业与艺术有机融合的一个方向。张导总是别出新意。说《无名》，我觉得如果不从程耳导演的过往业绩来看，倒也不失为一部拍摄精良、明星云集的作品。但一旦对照程耳过往的作品，却没有让我耳目一新，而且这样的题材放在春节贺岁档，多少有些显得另类。

同样有趣的是，这三部电影，至少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具有非线性叙事的表现形式。在三部影片中，《满江红》是时间线相对比较清晰的一部，其非线性叙事主要体现在特定时间内的剧情反转再反转。《流浪地球2》的非线性则主要体现在三个人物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叙事层面。而《无名》，至少我在看片子的时，没有搞明白导演试图用这种非线性叙事来表达何种意图。不过，看完以后，细细回味，我又觉得，导演的用意或许正在于此：引起争议，方能引发关注，引发关注，亦能引起思考。基于此，我又觉得，《无名》还是值得一说的。

所谓线性叙事，就是观众或者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首尾清晰、过程了然的完整故事，有彼此呼应的起承转合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般以事情发生的时间线为序。虽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脉络，但大概能看明白前后发生的各种情况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满江红》的非线性主要是就剧情不断反转和人物各自条线



《无名》电影海报

的故事被重复演绎而言的，虽然时间线在正常推进，但故事在里面对插入了各自面目，从而达到悬疑的效果，让观众能充分感受和人物心理结构。

由此我们可以对比了解，电影中的非线性叙事往往是通过结局取向、时空秩序和情节设置给观众造成一种观感上的破碎与混乱，通过交叉式的网络设计来代替线性叙事的前因后果、秩序和谐。一般认为，非线性的手法比较擅长表现非典型环境下的人物性格。导演们喜欢用非线性手法来表达电影中的诗意。

在朋友圈里看到，很多人看完《无名》后，有种想把电影重新剪辑的冲动；也有人说，看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；还有人说，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，委婉一点来说：才华横溢的导演，演技高超的演员，众多的细节，大量的对白，非线性时间，优雅有情调的配乐，烧脑的情节。简单直白的说法：让人想睡，“报看”。

观影几天后，我倒觉得，在春节档能看这么一部有些另类风格的电影，也不是坏事。如

果每年的春节档电影只有合家欢类型，也会让人感到乏味的，特别是在疫后恢复的当下，需要用几部各具特色的电影来刺激一下国产电影的信心。

考虑到电影还在院线上映，我不想过多涉及剧情。但是，这部电影对于我们思考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，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的。电影中，汪伪特务部门负责人何先生叛变的地下党员张先生：“你为什么弃暗投明？”变节的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“弃暗投明？”不同的生活态度，决定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。我觉得这部电影里想要表现的人，心难测，意难辨，来路不明，取向不定，身逢乱世，即便是做一条狗，也不容易。

《无名》里特别强调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：1938，1941，1944，1945，都是鲜血填充的历史时刻。但，我又觉得，导演想用镜头语言告诉我们，不能忘记某些特定的时间，也不要被困在时间的牢笼里。以何种态度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是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直面的人生课题。



《无名》的各色面孔

我为什么写故乡古人

谢志强

记得2020年，清明节过后，我数了数已写出的篇数，有54篇故乡古人系列的小说了，好像我掌握了一副扑克牌。

多年来，我写小说，保持着五六个系列齐头并进的。其中写当代生活的“艾城”系列，有五百余篇。生活在进行，系列在跟进。艾城是个虚构的城市，多有余姚的影子。

“故乡古人”是突然冒出来的系列，写了汉代至清朝的故乡古人，大多人物是真实姓名。

我最初当公务员，市政府大院大门楼有一块匾：文献名邦。院内有一座非常小的山，秘图山，据说是大禹治水，藏治水“秘图”之处。

生活在余姚，当然要关心故乡的历史：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我们是谁？余姚传统文化积淀深厚，姚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或活力的血脉。

余姚古人，仕官多，隐士多。那是有意味的文化现象。其代表人物，严子陵之隐，隐成了范儿，王阳明之显，显到了当今。隐与显是两种生存的极致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内心，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隐和显。古代余姚在朝廷为官的甚多，以至明朝

有人不断进谏，阻止余姚人人选京官，甚至将此写成法令。

不过，屡“禁”却不止，余姚人出去，好官多，且著书立言者多，皇帝喜欢，隐也不成。许多官在隐与显之间纠结、尴尬。我写官也写民，都是故乡人。取舍之标准，是古今心心相通，不接通就不写。

古今共情，源远流长。因为人性中有持恒的情感和精神的力量。

记得1984年结婚，单位给我安排了一间十八平方米的“过渡房”。

地处算行弄的一个三进的宅子，十多家住户。妻子怀孕了，她每天晚上，接近零点，肚子就饿。婚房里，没有厨具——我们只睡不吃。我就拿着铝合金的饭盒，还用一块厚实的老布包着以便保温，去红卫桥（现名为新建桥），桥上有夜宵摊：馄饨、汤圆。

同一条河，不远的通济桥，是拱桥，也有夜宵摊。每个小摊都有一盏灯。

现在回想，那像深夜的一个梦，我走进了梦境，买了刚出锅的馄饨或汤圆——那就是我的“汤圆之夜”。

然后返回，踩着巷弄中的石板路，不留神，石板会翘起一角，泼出积存的雨水，像淘气的小孩玩水枪。这提醒我，走在现实幽暗回家之路上呢。

现在那座古桥，还保留着，有一次，我和妻子走过通济桥，我对儿子说，你还没出生，就有一个好胃口，你娘每天深夜都要吃一碗馄饨或者汤圆。

我看到发生在清朝年间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，是后辈记下的先祖的逸事，那么遥远的时光，还能够得着。

我想，有多少小人物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呀。幸亏那位后辈读了书，用简洁的文字记下卖汤圆先祖。这也是作家该做的事儿。

我总觉得我就是那个仓促奔走的失物之人，而那个生活拮据的小摊主，顶着星空，等候在桥上。

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“汤圆之夜”，仿佛就是我去买汤圆的小摊桌，揭开小铁锅，一股白白的热气升起，一个个白白的汤圆浮在沸水上边。

已面熟了，我不知那些摊主的姓名，可是，那位清朝的小摊主的姓名留了下来，叫韩如山。超越时空，仿佛他是其中一位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养成一方文化，也养出相应的文学表达方式。即与水土、人文、时代相应的笔记小说的方法。

我看到发生在江南、写古人，笔记小说颇为妥帖方便。笔记小说这棵古老的文学之树，像我曾经生活过的沙漠中的胡杨树，一棵树有两种形状的叶子：柳树叶，杨树叶。

可谓风格的隐喻。当代笔记小说的经典代表，汪曾祺写平常性，冯骥才写传奇性。

同为天津人的蒋子龙，其笔记小说也张扬传奇性，我有共鸣的是他的宣言：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了。

颇有为笔记小说鸣锣开道的意思。

我还是偏向汪曾祺，把传奇往平常写。那是经历过人生的风雨雨、起起落落、曲曲折折之后的淡定，见多识广，见怪不怪，对待过往不再惊奇的人生态度。就像马尔克斯采用老祖母的口头说“魔幻”，魔幻就是日常了；就像我在新疆写军垦农场所见的老兵，过往的岁月，本是传奇，老兵却说：就那么一回事儿。

笔记小说着实给了我一种表达的自由。

有人问汪曾祺小说怎么写，他回答：随便。

记得一条河。我生活过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有一条河，叫塔里木河，被称为“无疆的野马”。

它时常会改变河道，有时，奔跑一段，它会消隐，却在另一处突然出现。我儿时听老羊信说起那条河，他的口气里，仿佛说一匹野马。我生肖是马，童年的我和那条河很亲近。仿佛那条河在我心中流淌，或者说，我心里奔跑着

“无疆的野马”。

这就如同我写小说时的状态。我对写“非虚构”（纪实、散文）莫名其妙地抵触，仿佛不愿受“真实”这根缰绳的束缚。而且，对烦琐的考证缺乏耐心吧，这就是我选择写小说的原因。略萨说过：小说是真实的谎言。

非虚构的真实和虚构的真实不在一个层面上。

我想起新疆的猎人，一只训练过的老鹰立在猎人的腕臂上，发现猎物——多为野兔，就展翅腾飞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老鹰俯冲，精准地捉住野兔。

写小说，就是在真实的腕臂上起飞。2020年初，因新冠肺炎疫情，我宅在家，写出“故乡古人”系列，陆续发表。

我记得，2019年我读文友徐泉华编著的一套书，《余姚旧志人物》四卷。此前多年，我零零散散搜集过这方面的史料，徐泉华首次集中汇编成册，无疑给我带来了诸多方便——如果说《余姚旧志人物》像猎人腕上立着的老鹰，那我这本即将面世的小说集《黑蝴蝶——故乡古人》，就是立在真实的平台，飞往虚构的蓝天，以另一种方式捕捉真实的“野兔”。